

情天爱海



〔英〕希瑞斯金 著 李林 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情天爱海

[英] 贾桂琳·布瑞斯基著
李林 钱禾 晓玲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情天爱海 qingtianaihai

〔英〕贾桂琳·希瑞斯金 著
李 林等译

责任编辑：张秀枫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50000字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8000册

定价：6.00元

内容介绍

资本主义世界里，欲望难填。

畸形的世界，产生着畸形的爱情关系。

玛丽莲借助于情人的父亲，踏上影坛，一帆风顺，成为影坛的“长青树”。玛丽莲的情人方令可，因战时误传了他的死讯，导致其父获得了他的女友。玛丽莲的妹妹若伊，是一个女企业家，却得不到美满的婚姻。她和画家贺拉克结婚后，并不称心如意。贺拉克出身低微，豪门之女艾西亚对他却十分青睐，二人虽然暗结珠胎，终因社会地位相差悬殊被艾家拆散。贺拉克娶了若伊之后，仍和艾西亚姘居，终于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悲剧。

本书情节离奇，故事引人入胜，余味无穷，使人认识到畸形的爱情必然导致的后果。

主要人物表

玛丽莲·韦斯——艺名费诗雨。美丽善良，在其母有意栽培下踏上影坛，一帆风顺，成为影坛“长青树”。但是在爱情路上却坎坷多难，嫁给了她情人的父亲方思华。

若伊·韦斯——婚后改为贺若伊。玛丽莲之妹，后来成为女企业家，可是却得不到美满的婚姻。

艾西亚——是有钱的女继承人，也是若伊的好友。英国贵族爱她，桀骜不驯的艺术家爱她，甚至和她儿子同龄的年轻男人也爱她。可是她的心已在早年被其父的强暴烙下残酷的伤痕，使她再也无法接受爱。

诺拉比——玛丽莲、若伊之母，是个勇于改变命运的坚强女人，低俗有趣。

方思华——好莱坞名编剧，才华横溢，交游广阔，脾气粗暴，娶了他儿子的女友玛丽莲。

方碧洁——方思华之女，是玛丽莲同班好友，热情爽直。玛丽莲后来虽然成了碧洁的继母，可是碧洁仍是玛丽莲一生最好的挚友。

方令可——方思华之子，玛丽莲的情人。因战时误传了

方令可的死讯，致使其父接收了他的女友。

贺拉克——工人之子，出身低微，是个桀骜不驯的画家，艾西亚对他十分青睐，为他暗结珠胎，终因社会地位悬殊被艾家家人拆散。贺拉克后来娶了若伊，却又和艾西亚姘居。这复杂的三角关系终于导致了悲剧。

前 言

谁会料到，在这种地方竟会响起一阵枪声。

这天是星期六，比佛利山家宅的后院被高大的杉木篱栅围住，笼罩着安详的气氛。早上阳光和煦，清风徐来飘散着七里香的芬芳。坐在院子里，会听到剪草机的声音、婴儿的哭声，还有收音机里的足球比赛。体育播音员道格说，1970年6月，地主队战无不胜。

两个女人，隔着一把手枪，面面对，就好象只是在咖啡店相对坐着。看来，两人都是四十出头，美貌和财富兼而有之。一个穿着剪裁别致、鼯鼠灰的上衣和海军蓝的裤子，另一个穿着名牌的灰衬衫和裙子。

“你简直疯了！”穿裤子的女人说道，顺势想靠近对方。

“不许动！”

对方举起了枪，穿裤子的女人看着那把枪，脸上混杂着不可置信和惊惧。突然，她笨拙地跃上前去，抓住了对方的手臂……

好一阵子，两个女人扭在一起。时间，象是停滞在永恒中。

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一个女人应声倒了下去。她的身体还跳了一会儿，就死在另一个女人的臂弯里。

案发后，那枪声不论在电视上，还是在人们的心坎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回响。不单是这两个女人，甚至另一个女人也

卷入这桩事件中。这三个女人，都拥有芸芸众生梦寐以求的财富、美貌、天分、成功的事业，又被赫赫有名的男人所钟爱。如今，数百种报刊杂志刊登着她们生活沧桑的一面，嫉妒与爱情、友情和背叛等崎岖的历程。此外，还有四部专书仔细描写和评论这次枪杀事件，无不大发其财，销路直线上升。

这实在是算得上“生死哀荣”了！

清早，在洛杉矶长滩的洛氏男饰店雇员其尔顿·韦斯被入侵者射伤，目前正送入圣约瑟医院急救。

《洛杉矶时报》

1941年5月19日

玛丽莲·韦斯弯着身子，看着浴室镜子中的自己。镜子已经破了一角，多可惜，这面镜子算是家中最好的一面了。她用一把很旧的钳子细心地修整自己的眉毛。后面的门被捶得砰砰震响，可她仍安然自若地修着眉毛，毫不加以理会。

“老天，你究竟在里面搞什么啊？是在里面宿营了吗？”妹妹若伊在门外大吼。

玛丽莲充耳不闻，继续修眉毛。

门敞得更凶了。

“行行好吧，我快憋不住了！”若伊夸张地叫道：“我快把裤子尿湿了！”

“好啦，若伊！”玛丽莲漫不经心地答应着，又仔细瞧了瞧那一弯新眉。

她再审视着镜中的自己：一头柔软润泽的褐色头发，光洁的皮肤，小巧的鼻子，着实是个美人胚子。尤其是那双蓝绿色的眼睛，更使她娉婷有致，成为美人中的美人，看上去就象中国瓷娃娃那样精致。

玛丽莲象所有的少女，十分关切自己的姿容。进入新的学校，有一张美丽的脸便是最有效的通行证。其实，只差四个月，她就十七岁了，正是亭亭玉立的豆蔻年华。

在这阵经济不景气中，韦斯家在一年内已经搬了三次家。

韦斯先生每回都得听着他的太太诺拉比操着那口乔治亚口音叨念着要他去找一份工作。

其实，韦斯先生倒是个好性子的人，可是却抑郁不乐。他有着一个贵族的前额和一副好身材，偏偏什么事都优柔寡断，事事都依赖他那位急躁、跋扈的妻子作主。

韦斯一家在加州长滩定居已有五个月了。玛丽莲进入了此地的约登高中，一看她就会被认为是个迷人、有礼貌、温柔、规矩的好女孩。

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她也有一分遗憾，自己长得太矮了点，才五尺高，实在是嫌娇小了些。

“玛丽莲，你是不是发现自己长得比嘉宝还漂亮，成了‘赛嘉宝’了吗？”若伊讽刺地在外面叫道。

“你这小贫嘴的！”

玛丽莲走了出来，捏了妹妹一把。

若伊十二岁，有一双圆溜溜的眼睛，胖滚滚的身材，她父亲呢称她为“小胖猪”。不过，刚跨入青春期的她，也暗暗开始关心起自己的三围，烦恼着脸上的雀斑，可在别人眼中，她看来就象一头精力充沛的玩具熊。

“爸爸怎么还没回来？”若伊心头很烦闷。

“我想他今晚恐怕又要加班，要忙着整理那些财产目录。”玛丽莲说道。

这位一家之主的其尔顿·韦斯先生，受雇于此地的洛氏男士店，也是该店唯一的专任雇员，工作常拖到加班以后还做不完。

“爸实在是太好说话了，才让人们软土深掘！”

若伊说着走进厕所，关上了门。

这栋违章建筑，除了后面的厕所和两姐妹的卧室外，前面的餐厅、客厅、厨房以及主卧室都挤在一起。

诺拉比正在厨房煎饼，一边快活地引吭高歌，歌调被她唱得跑腔走板。

诺拉比的皮肤是暗褐色的，还残留着粉刺的疤痕，一看便知是个相貌平凡的家庭主妇；身材委实也不苗条，倒是她的眼神总是神采奕奕，流露着热切的生命力。日常在家，韦斯太太总是戴着一头发卷，日本和服上系着一条围裙，就是这样的不伦不类。

“妈，早安！”

玛丽莲在她枯黄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

诺拉比嘴里衔了支烟，朝女儿打量一番，微笑道：

“嗯，这件衬衫穿在你身上，可比穿在你那个露西姨妈身上要好看得多了。”

玛丽莲勉强笑了笑。她可不象妈妈，那么喜欢捡别人家的旧衣服。在经济不景气的这段日子里，韦斯一家再也没回到乔治亚州的绿林镇，玛丽莲对老家的那些亲朋旧友也不熟悉，只有圣诞节，会收到韦斯、费家等亲戚寄来的礼盒，里面都是些堂姐、表姐、表姨、姑妈穿旧的衣服，有的甚至还把扣子都剪了去。

“来吧！”

韦斯太太把三大张金黄的煎饼放到盘中。要是在月初经济宽裕些的时候还有点腌肉吃。

虽然要吃早餐了，可餐桌也无人整理，到处乱七八糟。韦

斯家的人，高兴在什么地方吃早餐就在什么地方吃，倒也有那一分无拘无束的自在。

在阳光灿烂的早晨，玛丽莲坐在窗边吃煎饼，闲闲地看着窗外。对面那家简陋的房舍，整夜飘着爵士琴声，男人来来去去，那里住着三个装扮入时的女人。诺拉比警告女儿，不要向那儿张望。玛丽莲每回忍不住向那儿偷看一眼后，总有一种罪恶感。她是一个乖顺的女儿，对母亲禁止她做的事都不敢违抗。说实在的，她本身并不喜欢，但为了回报母亲对她的宠爱，总是一再遵从母亲的旨意。

“今晚还会到剧团去吗？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出类拔萃。”诺拉比说。

“妈，哪有那么容易！”玛丽莲叹道。

“你得有信心才行！”诺拉比咯咯笑道：“否则你就无法到好莱坞大显身手了！”

诺拉比野心勃勃，她要把这个漂亮女儿捧上银河，成为满天闪烁星群中最耀眼的一颗。她努力阅读各种影剧消息，家里堆满了这类杂志。星期六下午，她会带着两个女儿到便宜的剧场看戏。

玛丽莲本身并不热中当个电影明星，她只和一般女孩子一样，想恋爱、结婚、生孩子。

“妈，其实我想，我也未必是那块料啊！”

“什么！你这个小丫头怎么说这种泄气话呢！难道你忘了去年夏天，在圣保罗的那次演出，观众有多热情！你一连谢了好几次幕，谁比得上你风光啊！”

“妈，那只不过是高中的公演……”

突然，有个人在叫：

“韦斯太太！”

门外站着一个青年。玛丽莲认出那是洛氏男饰店半工半读的学生。

“呃？我就是韦斯太太。”诺拉比说道。

“韦斯先生，他……他出事了……他现在在……在医院里。”

玛丽莲心口怦怦乱跳，诺拉比索性纵声大哭起来。

玛丽莲拼命捶着厕所门：

“若伊！若伊！”

“现在该我在这儿享受了！你别……”

“快开门！爸出事啦！……他现在躺在医院里！”

门霍然开了，若伊怔怔地站在那里。在这个家中，母亲疼玛丽莲，父亲疼若伊。

三个人，谁也不知是怎么到医院的。

2

车子在圣琼斯医院门口停下来。后座的若伊迫不及待地
从车里钻出来，三步并着两步奔上石阶，把母亲和玛丽莲远远甩在后面。

三个人终于找到了急诊室，门上写着：

急诊室

不准入内

有事按铃

若伊跑上去猛地按着铃不放手。

门很快地打开了，出来一个肥胖的护士：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是韦斯先生的家属。”若伊说道。

“其尔顿·韦斯。”玛丽莲礼貌地加了一句。

“那也用不着这样按铃法。”护士朝若伊说。

“我不知道我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诺拉比低声下气地说：“他现在倒底怎么啦？”

“他现在在动手术，胸部被枪击，医生正试着取出子弹。”护士冷冷地说。

若伊失声大叫起来。

诺拉比麻木地问：“枪伤？”

“可能是强盗干的！”玛丽莲沉重地说。

母女三人面面相觑。

“若伊紧咬下唇，泣不成声。”

“妈，别担心，爸爸一定会化险为夷的！”玛丽莲泪流满面地说道。

这个早晨，她们就这样坐在医院走廊冷冷的长凳上。诺拉比紧紧地抓住玛丽莲的手。若伊象热锅上的蚂蚁。

门上的大钟，指着 11 点 48 分。

那个胖护士又出现在门口。

韦斯一家人全都站起来，望着她。

“医生要我通知你们，韦斯先生已经没救了，他几分钟前

就断了气。”

顿时，母女三人成了孤儿寡妇。诺拉比颓然倒在玛丽莲身上。若伊整个身子扑倒在墙边的凳子上，掩面恸哭。

到了周五，洛氏男饰店老板洛先生到她们家，说他愿意支付五百美金的现金，此外每个月另付五十美金——其中二十五是给遗孀，每个女儿分别得十二块五美元，一直到她们十八岁为止。

洛先生一走，诺拉比点起她最后一支骆驼牌香烟，边抽边沉吟：

“五百美金！老天，我这辈子还没摸过这么多的钞票。扣掉医院和葬礼费，还绰绰有余！”说到这儿，心中暗喜：“一个月五十美金，这也挺不错哩，足足有你爸爸的一半薪水。我倒想搬个家，换换环境！”

过了两天，姐妹俩才醒来，看到母亲坐在玛丽莲的床边。屋子充满了烟味，象是她在那里坐了好久了。

“玛丽莲，你看起来还好小！”她说。

“许多人都以为我十九岁了。”玛丽莲说。”

“我看你只象十四岁的少女。”

“到8月就十七岁了。”玛丽莲说。

“你记着，你只是快十五岁而已！我们即将迁往比佛利山！”

“什么？比佛利山？！”若伊从床上一跃而起。

“那儿有很多影剧圈的名流，他们的子弟大多就读于比佛

利高中。”

“难道那所学校招不到学生了？”若伊说道。

“好啦，若伊，你少贫嘴！”诺拉比尖刻地说，可她的手却爱抚着若伊。她知道，父亲的突然去世对这孩子是多么大的打击。

“当比佛利高中公演的时候，我想一定会有许多影坛的重要人物前去观看。”

“妈……”玛丽莲颓然靠在枕头上，她不敢想象这么重大的期望。

“不论到哪里去，日子总要过下去！”

“我会尽力，可在那种藏龙卧虎的地方，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孩子，别这么说，你要知道，你是一流的！”

“可比佛利山是什么地方啊！何况，我都快十七岁了！”

“我要你虚减两岁。想等机会让人发掘，那是费时的事，年轻两岁会对你有利的，从现在起，你就要记住，你现在是十四岁！”诺拉比冷冷地说。

玛丽莲低声抽泣起来。

若伊抬起脸，忽然，她都明白了，自己是不在母亲计划内的，母亲以后会把辛苦挣来的钱为玛丽莲付高额的学费。母亲的整个心，所有的梦想都放在美丽的女儿玛丽莲身上，憧憬有朝一日，分享她的光彩和荣耀。

想到这儿，她甩去母亲搭在自己肩上的手，忿然拭去眼角冰冷的泪水。

“妈！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若伊嚷道：“我看你是电影

杂志看多了，才生出这些胡思乱想。”

“也许那里面确实有许多胡扯文章，可是也有很多是实情。许多大明星，都是来自各种不同阶层，各个不同角落。”

“所以，你要我虚减两岁，以便有更多希望，成为一个大明星？”玛丽莲抬起泪痕斑斑的脸向母亲问道。

“你一向得到最多的掌声！”母亲又对女儿打气。

“妈，你别真把姐姐当大明星啦！”

“我们用不着妄自菲薄，你姐姐天生是个尤物，她应该属于好莱坞。”

“妈，你真疯了，我不可能有机会的！”玛丽莲哭着说道。

“不！你有韦斯家、罗家和费家的血统，你会为自己制造机会的。”

诺拉比那张脸，憔悴而又苍白，象一个赌徒，握着她最后的一个筹码。

比佛利高中为了庆祝莎翁诞辰，特于4月23日与24日，举办学生联谊与母校校友会。并由玛丽莲·韦斯主演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饰朱丽叶一角。

——比佛利高中 观察报

方思华，剧作家，导演。1896年1月20日生于纽约。如今有一子一女——方令可和方碧洁。他不但常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同时也写小说《受害者》和《旅程》。1921年，将《受害者》改成剧本（“哥伦比亚”出品），此后的影片尚包括《岩浆》（1938年出品），获得奥斯卡奖。执导的片子《惊悚》